

書叢年青明開

簡書藝文

著田廣李



店書明開

文藝書簡

李廣田著



開明書店

開
明
書
店

文
藝
書
簡

文藝書簡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月初版

每冊定價・〇四五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李廣田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序

近兩年來寫了些討論文藝問題的文字，因為性質不同，分作兩輯：一輯叫「文學教育」，另一輯就是這本「文藝書簡」。

這是十八篇小文章，其中十一篇是在「中學生」發表過的，這些文字也大都是和中學生或相當於中學生的青年朋友們談論的結果。其中有六篇是書簡，而其他不是書簡的也多少有一些書簡的意味。最後幾篇也許不應當放在這裏，但一時覺得沒有更適當的地方可放，也就只好暫且在這裏存一存了。

給朋友寫信大都是隨隨便便的，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這些小文章也是如此。把全書叫做「文藝書簡」，如果青年朋友們讀到它，也就把它當作隨隨便便的書簡就是了。

一九四八，十二，二，北平。

目錄

序

談文藝創造·····	1
談文藝欣賞·····	2
談文藝批評·····	11
談幼稚·····	15
寫作常談·····	10
論無事可寫·····	25
談寫詩·····	31
略論詩歌的道路·····	37
談散文·····	40
談語文節奏·····	45
書評與批評·····	50

文學與科學·····	天
中學生與文藝·····	七
滇謠小記·····	七
傳說拾零·····	七
魯迅先生的「墳」·····	八
朱自清先生·····	九
自己的事情·····	100

談文藝創造

你來信說近來對於寫作很有興趣，並說願意把藝術創造作為你一生的事業。我心裏覺得非常高興。

我以為一切創造都是一種神聖的事業。而文藝的創造也是其中的一種。

試一回顧人類的歷史，想到人類社會之所以進步而有今日，你一定可以記起很多創造者的名字，你也將記起很多沒有作者姓名的豐功偉業，縱然他們的骨骸已經化為塵土，他們那永久安息的地方已經幾度滄桑，然而他們都是曾經用盡了智慧，耗盡了血汗而從事創造過的。假如你在你日常生活範圍內，指着任何一事東西提出問題：「這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呢？何以它會這麼美好，這樣令人方便呢？」也許你就要非常驚訝，覺得你受惠於過去的創造者之處實在太多了，你將隨處看到智慧與刻苦的痕迹。你最好是這麼想：那些創造了富強康樂的大帝國的，和那些創造了莊嚴華偉的大城市與大廟堂的，固然是創造，就是那些給我們發明了衣履，製造了桌子讓我們有所憑倚，製造了椅

子可以讓我們安置軀體的，也同樣是創造。這些創造都是爲了服務人類的，所以都是有價值的。而另一種創造，它是編織美好的文字，作成完整的表現，叫同類人看了，可以忘掉痛苦，感到快慰，可以鼓舞向上，發揚人的靈魂，可以指出道路，叫人知道如何是走向幸福自由去的世界，這便是文藝的創造，就是你剛剛決定了要做的那件事業，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爲文藝的創造也是爲人生而服務的。

你問我，你應當怎樣去起始你的行程，並如何堅持下去。這問題問起來容易，回答起來卻非常困難。你且讓我想想，我該從哪裏說起。

其初——我且這樣試作回答吧——其初你也許應當任從你自己，就像一棵小樹任從

它自己，任從它自己在風裏搖擺，在雨露裏滋潤，在陽光中取得生命的熱力，而不知道它將來會有甚麼用處，它不知道它將來是否可作棟樑，或者只不過是一束柴薪。你也應當只在生命力的吸收與發散中擴大你自己，提高你自己，彷彿要使自己 and 整個的世界一樣。你認識很多人，讀種種新鮮書，經歷各種事體，感覺種種感觸，你追求快樂，但也不在困苦面前低頭，你覺得自己充滿，常常要見人盡情吐訴。你在生活中覺得好像是在登一座高山，那麼躑躅難行，而又那麼充滿引誘；你又覺得好像是獨立於大海的邊

際，你自己是那麽藐小而又那麽壯闊。「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正是這種情形，這可能作為種種事業的起點，而在一個文藝愛好者，這也就是文藝創造的起始。試想：哪有登山而不想凌其絕頂的，又哪有看了大海而不想乘風破浪的？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如此？我願意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假如有過，那就很好，假如從來沒有，那麼你將來應當獲得它，因為只有這樣，你纔能向生活深入，你纔能扎下藝術創造的深根。你的創作就應當在這種情形中進行，這是第一步。

然後——我們就說它是第二步吧，實際上是不會分得這樣清楚的——然後，你必須盡力瞭解自己的同類，你必須把自己和別人連接，你把你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工作當作一座橋樑，好讓其他人們從你橋上踏過。在人世間有人用木石造橋，也有人用鋼鐵造橋，而我們，從事於文藝工作的人，就是用文字造橋，好把人渡到彼岸，渡到更合理更幸福的明日，對於那些受苦受難的同類，對於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鄰人，你的橋樑應當特別為他們而結構。古人說：「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又說：「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猶己推而納諸溝中。」這種胸懷，也正是一個藝術家所應有的胸懷，藝術的根原在愛，只有在這種愛中纔可以產生深厚的作品，我願

意你漸漸能體會這種愛，你必須能夠愛正義，愛真理，愛自由，愛光明，而且爲了你所愛的，你寧可去嘗試種種折磨，接受種種委曲。你現在還太年青，對於這些話還難免感到隔膜，但一個人不能老停在少年時代，不久你也將變成一個「成人」，小孩子的一切活動大都是爲了自己，甚至連「爲己」云云也並不瞭然，他只是任其所好，乘其興會。此外似乎別無目的。當一個人剛剛開始文藝生活的時候，大致也是如此。等他變作了成人，他經歷憂患，肩負重擔，他將處處爲別人設想，他將用有意的「爲人」來代替那個無意的「爲己」，像一個家長爲了兒孫，像一個旅行者爲了他的同伴。

在藝術創造的道路上，你也將走到這一步，也只有走到了這一步，你纔能寫出那具有價值的作品，你纔算真正用了你的文藝事業服務於人生，服務於同類。

像小孩那樣天真：只是隨口唱着自己的糖果或天上的月亮，以爲春天的花只是爲了自己而開放，以爲一切的人尤其是父母，鄰人，只是爲了自己而存在，那自然也不錯，但狹隘也自是一種當然的缺憾。至於完全爲了別人，遮蓋了自己，結果弄得自己好像不存在了一般，那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假如有人如此，那也將是近於虛偽，在那樣的場合自然就產生虛偽的文藝，其可厭處正如一個不真誠的友人，反不如一個真

正自私自利的敵人來得可愛。那最好的，自然是「爲己」與「爲人」合一，我自己的生命與無數人的生命共鳴，我生命中有我，我生命中有我，一切從自己真實體驗中出發，而這個自己又是一個擴大了的人格，他像一個風信機，他把自己造成一個標誌，他感到四面八方的氣候。人不能沒有自己，也惟有這樣的一個「自己」纔是一個完整的個體，從這樣的「自己」中創造出來的藝術，也將是最完整的藝術。一個人的年齡是漸漸增長起來的，它的生長的軌迹就是這麼一個人格的成長的路線。試想，一個小孩子便已經爲天下國家擔憂，爲經世濟民操心，那正如用一塊磐石放在一個柔嫩的草尖上，負擔未免太重；而一個大人卻還在無端啼笑，計較糖果的得失，那也太天真得好笑。於此，你或許可以明白我這些話的意義了吧，我的話也許說得太遠了，那麼再見，下次再談。

談文藝欣賞

在文藝部門中大致可以包含以下幾種不同的工作，就是：文藝史，文藝論，文藝的創造、批評和欣賞。文藝史是歷史專家的事，文藝論是理論專家的事，至於創造，則屬於作家，批評則屬於批評家，只有欣賞一項卻大致可以說是「一般讀者都能作的事」，因為所謂欣賞，也就是喜歡讀作家們的作品，而且讀過之後覺得喜歡。假如像學校裏考試以前那樣被逼迫着讀書，那就不能算是欣賞，假如讀了某種書而並不能懂它，或即使是一本好書，然而它不合你的口味，你不喜歡它，同樣也不能算作欣賞。欣賞實在是一種享受，而在享受中又可以得到一種陶冶，一種教養。

所以，和其他各種文藝工作相比較，欣賞可以說是最自由、最容易的一種工作，假如欣賞也可以算作一種「工作」的話。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大多數讀者不肯把「欣賞」當做「工作」，而只是隨便閱讀，甚至只當作無聊消遣，隨便拿起一本作品，隨便放下一本作品，作品放下了，一切也就等於虛無，上焉者看了些書裏的熱

鬧，記了些零星的故事，下焉者則連這一點也毫無所得，試問，這樣的閱讀有甚麼用處，這樣的閱讀又如何能稱得起「欣賞」呢。

嚴格地說起來，欣賞應當是一種「工作」。最起碼的意義，也應當是讀了一部作品絕不等於不讀，最低限度你要真正懂它，你應當從它得到思想的啓示，情感的激發或調理，甚至你也應當體會作者的甘苦，從而捉摸一些藝術的慧巧。但我的意思尚不止此，更進一步，我以為即在欣賞之中，也應當有批評的成分，也應當有創造的成分。

文藝的欣賞，雖然並不是思維活動，但也不能不附帶着是非好惡之見，不僅對於作品中的物理事件是如此，即對於作者的表現方法亦同樣如此。當我們讀某一作品時我們說「愛不釋手」，而當我們讀另一作品時卻說「味同嚼蠟」，對於這一作品中的物我們「愛之欲其生」，他的受難就是我們的受難，他的得救就是我們的得救，而對於另一作品中的人物卻又「惡之欲其死」，我們但願他罪有應得，卻惟恐他幸而苟免。這些都是批評的基礎或發端。有些人隨便閱讀，可能連這些也感覺不到，有些較好的讀者能夠感覺到這些，但也只是「感覺」到這些就算了，這也許正是停止在一般所謂「欣賞」的階段。更好的卻是能夠再發展下去，把這些感覺弄明白，把這些感覺思想化，回答出一

個「爲甚麼」，我爲甚麼愛這本書？這本書好在甚麼地方？我又爲甚麼不愛那本書？那本書有甚麼缺點？我爲甚麼喜歡這個人物？我又爲甚麼不喜歡那個人物？等等，那就是批評，或者是已經走近批評的領域了。這樣的閱讀，這樣的欣賞，當然是非常有益，至少也要比那種莫知莫覺的讀法好得多。

欣賞之中不但有批評的成分，其中也有創造的成分，因爲欣賞活動中本來就有一個「共鳴」的過程，當我們設身處地地欣賞作品之時，我們的情感思想和想像也達到了作者在創造時那樣的境地，我們也就等於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一樣，不過原作者是用文字表達了出來，我們卻只是以作者的文字爲憑藉而有所創造罷了。譬如我們隨便舉一個作品爲例：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語已多，情未了，回首猶重道。記
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當我們未讀牛希濟這首「生查子」以前，我們的感情是靜的，我們的眼前也沒有甚麼意象，但既已讀過之後便不同了，我們的感情隨着作品由靜而之動，在我們想像中也就有了一種新鮮而具體的意象，假如你反覆吟味，假使你也有和詞中所寫的同樣的或近似的

經驗，你一定感覺非常激動，非常親切，這不但喚起了你的回憶，也啓發了你的想像，在這一頃刻，你的內在生命也許就和詞人在創造的時候是一樣的了，這時候我們不但覺得這首詞作得真好，而且覺得自己的生命也擴大了，提高了，淨化了，而這，也就正是創造的一種境界。

更進一步，我們在欣賞的時候不但可以達到和作者創造時同樣的境界，而且還可以憑藉了作者而又超越作者，我們還可以另有所見，另有所創造。譬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有這樣一段：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殊）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柳永）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驀裏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此第三境也。

如照這三首詞的文字上看，第一首不過說離愁別恨，故曰「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第二首不過說春日相思，第三首不過說「邂逅相遇」。關於這些內容，王國維自然懂得的，他自然已是欣賞過的，然而他拋開這些，憑了他自己的生活體驗，憑他自己在學問事業上的甘苦，他又作了新的說明。照他的意思，第一首是說眼光遠大，

立定目標，第二首是說鏃而不捨，雖敗不餒，第三首是說「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是成功的愉快。這當然不是詞人的原意，所以王國維接着說，「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語解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晏歐諸公所不許是一事，而自己憑了欣賞而有所創造，這實在是一種最高的享受，一種很大的愉快。

由於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所謂欣賞，並不是隨隨便便地讀書便算完事。一個最好的欣賞者，應當能夠盡量發展他的是非好惡之心，進而爲批評，然後可以給作品一個最好的估價。而且，應當與作者共鳴，更進一步超越作者，創造，再創造，這纔是最好的受用，讀書纔有益處，不但有益於文藝修養，也有益於生活修養。

談文藝批評

文藝批評，是一種比較困難的工作。它要發掘出作者創造的根源，又要辨別他的見地是否正確，並指出他在表現方法上的優點或劣點。一個文藝批評者，他一身肩負了兩面責任，他既須對作者負責，不要誤解作者，不要使自己的批評變成作品的災害，同時他還要對讀者負責，他應當公正，客觀，不要在讀者思想中造成錯誤的觀念。這兩種責任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責任，因為他是站在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一個人，這也就更足以見出他的地位之難處。如拿文藝批評和文藝欣賞以及文藝創造相比較，文藝批評的特殊困難情形就更顯明。這是一方面。

從另一方面看，一個批評者同時又必須是一個欣賞者，一個創造者，因為最好的文藝批評，是必須包含有欣賞的過程，和創造的成分的。

假如一個人不能欣賞作品，當然也就不能批評作品。至如根本不讀作品，當然無從說長道短，讀而無所動於中，又如何能有所好惡，知其是非。假如你對於一件作品未能